



徐泽●著

心灵笔记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一篇散文，一片关爱，一生情感的留驻 一篇散文，一串足迹，一次心灵的旅行
一篇散文，一个故事，一段情感的漂泊 一篇散文，一种演绎，一方人生的舞台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徐
泽
●
著

心灵笔记

『新实力』中国当代散文名家书系

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灵笔记/徐泽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6. 2

ISBN 978-7-5511-2742-4

I. ①心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
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24400号

书 名: 心灵笔记

著 者: 徐 泽

责任编辑: 梁 瑛

责任校对: 杨丽英

美术编辑: 胡彤亮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1/32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650×940 1/16

印 张: 16. 5

字 数: 22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3月第1版

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742-4

定 价: 29. 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◆◆◆目录◆◆◆

- 001 风中的小鸟
004 母亲的家书
008 儿时的草编儿
012 食 堂
018 乡村黑白电影
024 我爱土豆
028 乡 愁
033 坟草青青
037 异乡的雨
039 心灵的窗
042 梦中的玫瑰
046 心中的恋人
050 田野落霞
064 大地素描
073 故乡的食物
091 大地上的音符
098 向往春天
104 生命的火焰
108 灯的记忆

- 111 故 乡
- 116 流光与萤火
- 122 心灵笔记
- 129 随风飘逝
- 135 岁月的风声
- 138 流过指间的沙
- 143 黄昏的拾穗者
- 153 访问梦境
- 156 一个人的河流
- 165 黎明的吹笛者
- 171 母亲的故乡
- 180 离开故乡的日子
- 201 粗茶淡饭写文章
- 205 把一颗真心交给读者
- 209 文学让一个作家的灵魂上了天
——纪念王小波
- 212 用一颗平常心写作
- 215 睡梦中的父亲

风中的小鸟

不知为什么，我想起我的孩子，就像见到一只风中的小鸟，她总是在我的眼前飞来飞去，一刻也不肯离去。

我的孩子是冬季寒露这天生的，所以取名寒露，许多朋友都说这名字太冷了，给人一种凄清的感觉。

不知我跟妻子离婚后，是不是给孩子在幼小的心灵上造成难以抹去的伤痕。寒露从3岁到8岁都是在我身边长大的，由于没有母亲，她比别的小孩要懂事得多，因我平常为生计而奔波，很少有时间顾及孩子，她常常是自己一个人玩。寒露小时候没有玩具，没有童话故事，没有阳光下的青草坪，更没有母爱，就是那么一点父爱还是残缺的。我的小孩就是在这忧郁的环境里长大，我不知她想什么，她越来越沉默了，像个大孩子一样，只是她喜欢画画，画白云，画蓝天，画大海，画没有翅膀的小鸟。有一次她还画出一个女人，我感到好奇，问她“这是谁？”“是妈妈，我想妈妈！”“妈妈走了。”“我要妈妈，我要妈妈！”小女孩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，并哭个不停。后来我一番劝说，买了一个布娃娃给她，说这是妈妈送给她的，叫她听爸爸的话，她才不哭了，挂满泪珠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。

女儿上学后，成绩很不稳定，常常因不做作业被老师留在教室里，我去学校时老师又常给我脸色看，我心里就更加不舒服，对女

儿也就更厌烦了，自己不顺心时还经常动手打她。记得打得最厉害的一次，她要钱去买算术作业本子，晚上回来查点时，却发现她将一元钱买牛奶棒冰吃了。我当时真的发火了，拿起晾衣服的铁丝架子就打，把铁丝架都打弯了，还不解气，又用穿皮鞋的脚狠狠地踢了她屁股一下，并且拧住她的耳朵就要往大河里送。我当时真的失去理智了……晚上给孩子洗澡时，才发现孩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我心里很难受，眼睛红了，泪水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滚下来。孩子见了安慰我说：“爸不哭，我不疼，爸打我，是让我学好，我今后再不说假话，让爸生气了！”

现在有的孩子一天就用几十元，甚至几百元，我的孩子她口渴了，用一元钱买一支棒冰吃，有什么错？有本事不自己挣钱去，为一元钱就把孩子打成这样，我还是人吗？我是畜生，我是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我真该狠狠地打自己两记耳光。

自从那次打孩子以后，我再也没有打过她，我给她的钱她也没再乱花过，就连早上给她吃早饭的一元钱，她也不肯花，而是放在一只旧花瓶里，一天一元，眼看就有十多元了。

我是农历八月十一日这天过生日，我的生日从没对女儿讲过，连自己都将过生日的日子忘了。生日这天，我奔波了一天，晚上从外边回来，我女儿说：“爸爸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要送一件礼物给你。”

我想女儿会有什么东西送给我呢？我感到十分好奇。女儿终于把礼物从背后拿出来了。那是一个用彩色纸糊成的很精美的信封，上面一边画着两个人携着一个小孩，还有一边画着鸽子和鲜花，那鸽子在花丛中就像真的要飞起来一样，我接过信封，感到很沉，打开一看，才知里面有一支崭新的自动铅笔和一块心形橡皮，并用一张素雅的纸歪歪斜斜地写着：“这是赠给爸爸写书的。”我怎么也想不到，在这世界上还有这么真挚且无私的爱，在这世上，还有我

女儿记住我，全身心地爱着我，我的一切烦恼、忧伤都烟消云散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满足呢？在这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就是我女儿，我什么也没说，抱住女儿亲了又亲，无声的眼泪就从脸颊上流下来，女儿也哭了，那是一串串比金子还宝贵的冰凉冰凉的泪珠。

我的女儿，寒露，你不知道，当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，眼泪又不由自主地流下来，作为父亲的我是不是太软弱了？但是，孩子，我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啊！我是多么爱你，我多么想你再伏到我身上叫我一声爸爸，用你那细小的手指擦去我脸上的泪痕。爸爸虽然身在异乡，但整个心还都在时刻地思念你，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你幼小的身影。你是一只风中的小鸟，我的爱心就是你的鸟巢啊，你今夜能飞到我的怀中和我一起安眠吗？

寒露，我的孩子，你和我都生活在艰难中，但我们不能失去信心，我们要坚信，在我们走过的大路上不仅有眼泪和鲜血，同样也有阳光和鲜花。

发表在《散文》《清明》《太湖》等刊
《散文选刊》转载并收入《2012年中国美文精选》

母亲的家书

母亲只上过两年小学，识字不多，我在家里时母亲很少写东西。我从家乡来南方后，母亲就试着给我写信了。我似乎看到母亲劳累了一天，洗净手后，在昏黄的灯下，戴着老花眼镜，很认真地一笔一画地给我写信，那样子似乎很吃力，真的难为母亲了，母亲的信总是很短，几乎都是一页纸，从来没有超过两页纸。母亲的信也没什么大事，总是唠唠叨叨地说一些小事。比如冬天冷了要多穿衣服，别受凉，一人在外不要太省，要舍得吃，挣钱是为了养命的；还有就是家里一切都好让我放心。母亲在我过生日这天又来了信，她说，今天是你四十岁的生日，我又不你身边，你就多买点菜吃吃，我祝你从四十岁开始行好运，我不想你发大财，一人在外，只要身体好平平安安就行。你都四十岁了，还没一个女人在身边照顾你，我知道你心里很苦，不过，凡事都要想开点，只要肯上进，总会有所成的。在外面做什么事都要细心，不要争强好胜，遇事要冷静，能忍则忍，谦让不折本。母亲的信从来没有形容词，翻来覆去就那么朴朴实实的几句话，但我读着母亲的来信，常常不知不觉地眼泪就要流下来，鼻子很酸很酸，心里翻腾得厉害，一些往事又不由自主地浮现在眼前。

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一直跟在母亲身边，对母亲十分依恋，有很深的感情。我白天在村边的田野上挖野菜，捉蝴蝶，有时

看到一朵好看的花，我就摘下来，戴在母亲的秀发上。母亲的脸红了，像云霞那样美，她这时就用嘴亲一亲我，我感到她的嘴很温和，就像春天的风吹过我的心田。晚上有时母亲讲神话和鬼怪的故事，我就很怕，吓得直往她怀里钻，双手紧紧地抱住母亲。我还有个习惯，就是要吮着她干瘪的乳头，有一种来自田野的特殊的香味，每当这时，母亲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，我常常吮着吮着，就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。每当我一觉醒来时，常常看到母亲不是在月光下纺纱织布，就是在昏黄的油灯下缝补衣裳。我不知母亲什么时候才睡觉，当我早晨醒来时，母亲已在灶上烧早饭了。微明的曙色里，灶门口的火光一闪一闪，照着母亲的脸庞，总是很美很美的，就像一幅画留在我的记忆中。我上村小时，有时早上来不及吃早饭，我的书包里，总有两个母亲用手绢包得好好的鸡蛋，我到学校拿出来吃时还很烫很烫哩。

入冬了，母亲总是很早就为我们准备棉衣。记得我那时升入县城的中学，看见城里学生都穿着运动衫和毛线衣，我就宁可穿着单褂子，也不肯穿棉袄。我受凉感冒后，在床上躺着，这下可把母亲急坏了。她为我请医生，又忙着熬药，用汤匙一口一口地喂我，直到见我出汗后安详地睡了，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我半夜醒来时，见母亲把她结婚时穿的毛衣拆了，正一针一针地给我打毛衣，毛线不够时，就用父亲工厂里发的棉纱手套拆下来代替。第二天我早晨起床上学时，一件套头的毛线衣已打好了，叠得平平整整地放在我枕边。我穿上这又厚又暖和的毛线衣时，眼睛红了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却一句感激的话也说不出，母亲却笑了，笑得那样甜美。这件毛线衣，我一穿就是十多年，后来有钱买好衣服了，也总不肯将它丢掉，为此，朋友们总笑我是乡下的“土佬”，是抹不掉泥土味的“土包子”。对这些善意的讥笑，我常常是不予理睬，他们哪里知道这件普通的毛线衣寄托着我们

母子的一片深情啊！

我来南方时，总不肯把要走的消息告诉母亲，我怕她伤心流泪，但后来她还是知道了。她默默地为我收拾衣服，一件件放到皮箱里，在灯光下我不敢朝母亲看，母亲这几年苍老得很快，头发花白了，脸上也有了刀刻一般很深很深的皱纹，母亲那双善良的眼睛里有着的是更多的希望和期待。我不敢看母亲的眼睛，我在她晚年时还要离家出走，独闯南方，这在她的心灵上造成多大的伤痛啊！母亲见我沉默不语，反过来安慰我：“还是外出闯闯好，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树挪死，人挪活呢！再说，外面不行，还好回来，我给你守着家哩，你就去吧，家里的事不要你担心！”母亲说着除下手上那只晶亮的翡翠戒指，用一根红丝线穿起来挂到我胸前说，“儿啊，你想妈时，看到这戒指就看到我了，我时刻在你身边哩！”

我再也忍不住了，“哇”的一声跪在母亲的膝前放声地哭了，哭得好痛快好痛快啊，似乎要把一生的苦水倒出来，我一颗满是伤痕的心只有向母亲倾诉。母亲也流泪了，冰凉的泪珠落在我脸上却像火一样烫。母亲啊，儿子对不住你呀！我总在让你伤心，我不知怎样才能换取你的微笑。

我来南方后，由于日夜为生计奔波，为生存而发愁，很少给母亲写信，每次给母亲写信时也总是三言两语，而我理解母亲等信时的焦急心情，每当收到我的信，她总会像小孩似的飞快地跑回家，然后取出老花镜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，一封信反反复复，她要看十几遍，有时信纸都揉烂了，还在看，她看着信，似乎就看到了远方的儿子。

我已好长时间没收到母亲的信了，不知母亲在故乡可安好，我多么想飞到她身边去，躺在母亲的怀里，吮着她干瘪的乳头入睡，再做一个甜美的梦啊！

我收藏着一大沓母亲的信，就像年轻时收藏宝贵的情书一样珍藏着，我把它看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。那是千金难买的字字真情的家书啊。

我的母亲是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，却有一个很文雅的名字——巴英文，她就用这名字给她远方的儿子写信。

发表于1998年第6期《清明》

儿时的草编儿

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，八九岁的时候，跟在母亲后面，也学会了编草编儿。草编儿就是一种用草编织的草垫子，食品公司装鸡蛋用的。放一层鸡蛋，放一个草编儿，那样鸡蛋就不会碰碎。那时钱还很值钱，农村一个壮劳力，一天的工分才九分钱，草编儿三厘钱一个，如果一个晚上编三十个。就相当于一个壮劳力的工钱啊，那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能编草编儿，得有关系，因我父亲那时就在食品公司下属的门市部工作，所以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我们家就可以编草编儿，挣点钱儿贴补家用。

草编儿是长方形的，刚编时十几分钟编一个，后来编快了，几分钟就能编一个。那时主要是母亲和外婆编。每当晚上我在煤油灯下做作业，她们就在我旁边“借光”编草编儿，有时我做完作业，也会帮助母亲编几个草编儿，母亲总是说，明天还要上学呢，早点睡吧。我就听话地睡了，有时一觉醒来，发现母亲还在灯光下编草编儿，稻草像听话的孩子，在她的手指间乖乖的柔柔的，又像一缕缕金色的丝线在她手间不断地缠绕变化着，一会儿就能编一个草编儿。月光从墙缝里透进来，洒在母亲身上是细细的柔柔的，在月光下劳作的母亲很是漂亮。

听母亲说，刚收上场的稻草麦秆不太好编草编儿，像一个还不太懂事的乡间女子，性子烈身子有些脆，也容易折断。稻草麦秆要

经过一冬风霜雨雪的浸润后，性子才会慢慢变得柔软和温顺，编出来的草编儿，也才经久耐用些。虽然过了一冬，但稻草麦秆儿的清香还在，那清香味儿柔和而温润，那带着泥土的清香让人嗅了十分舒服。整个浮躁的心灵好像也经过阳光水雨的滋润，变得十分轻松和慰帖。

那时我的学习用品，几乎都是靠母亲编草编儿换来的。我的文具盒里不但有铅笔、橡皮、蜡笔、塑料尺子，还有一支“英雄”牌的铨金钢笔，那时机关干部都不一定用得起钢笔，所以让儿时的伙伴十分羡慕。我那时除了作文写得好点儿，学习成绩一般。儿时贪玩。特别喜欢打乒乓球。那时没有钱，只能用光板儿，后来有了几毛钱，就买来胶皮和胶水，自己做成皮板儿。我就是拿着这样的皮板儿，在学校乒乓球比赛中，拿了班级第一名，为班里争了光，老师高兴，母亲也很高兴，母亲发誓要给我买一个正规的乒乓球拍子，买一套运动服和一双球鞋，让儿子在学校里风光风光。我也想要，但从不敢在母亲面前提，要买成这些，那母亲要编多少草编儿，才能换来这些钱。但我那时又特别爱虚荣，父亲曾给过我一个军用裤带，我就常常系在罩衫外面显摆。挎着黄色的帆布书包，真有点红小兵的样子。

母亲的手，由于长期编草编儿，手指被稻草麦秆儿割开了一个小口子，鲜红的血就从手指里溢出来，一碰到麦秆就钻心般疼痛，那时没有创可贴，母亲的手指上就缠满了胶布，一年做下来，母亲的手指都变形了。有时母亲的手指被麦秆划破了，鲜红的血珠子一滴滴在草编上，像一朵朵鲜艳的梅花，我见了十分心疼。母亲总要笑着说，手碰破点皮，有什么了不起，等磨成老茧就好了。说完，把手指放到手里吮吮，又继续干活儿，草编儿就像一个刚长个子的小孩儿一样，在母亲身后越蹿越高。家里的角角落落也堆满了草编儿。

记得有一年冬天，我和母亲将编好的几千只草编儿送到城里去，

那时没有手机也没电话，跟城里的父亲联系不上，如果用村里的拖拉机往城里送，不但要付柴油钱，还要给驾驶员管饭，母亲实在舍不得，就向村口的张大爷借了一辆手推的板车，装满草编儿推着向城里走去。我们所在的乡村离县城不远，人空手走路一般半个小时就能到达，推着板车走，最多一个小时准能到，这没什么可怕的，再说农民有的是时间，就是时间最不值钱。

等装完车，虽不是很重，但却有一人多高，车子很不好把握。我没拉过板车，只有跟在后面推，一开始走得很轻松，就像玩似的，想到送到城里见到父亲就有大米粥和白馍吃，心里一高兴，还唱了歌，我唱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母亲唱《映山红》《北京的金山上》，母亲拉着车，唱出的声音不是很高，但在空旷的原野，是那样圆润甜美，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好听的歌，母亲拉着车，齐耳的短发在傍晚的晚风中飘扬，很是宁静优美。像一幅乡村的风俗画，深藏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挥之不去。

走了还没一半路，天就快黑了，四野无人，苍茫灰暗的空中又飘起了鹅毛大雪，母亲说加把劲，天黑之前，一定要赶到城里，不然停留在荒野中，麻烦就大了，不说被野兽吃掉，冻也会冻死，但天完全黑下来了，雪也越下越大，我们是又冷又饿，一点力气也没有了。母亲拿出煎饼让我吃，我实在是饿，连味道还没品出，几口就吃完了，一想母亲还没吃，还要费力拉车，心里就有些难过。母亲却说：“只要你吃饱，不挨饿不挨冻，我就放心了。我是大人，什么苦都能抗得住，再说一到城里就有馍吃，我也饿不着，你就放心吧。”

又走了一些路，都快看到县城温暖的灯光了，但在上一个陡坡时，却怎么也翻不过去，我们试了几次，都是快推到坡顶又滑了下来，但四野无人，又无一个帮忙的人可怎么办呢？要是父亲在身边就好了，但父亲去哪里了呢？你知道我们正在受罪吗？我们歇了好一会

儿，母亲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我用肩顶着拖车，用手使劲拉着车轮和辐条，终于一鼓作气拉上了山坡。但在下坡时，由于路滑没控制住，车翻倒了，母亲也跌倒在一边，爬起来的母亲全身酸疼，关心的却是草编儿，在装车时，发现有几个草编儿浸了几个泥点子，怕卖不出好价钱，就特别心疼，直怪自己没用。我不再言语，心里十分酸楚。

快到家门时，父亲才看到我们，接过母亲的板车把手，一步步拉回了家，到家后，我发现母亲穿的内衣和外面的褂子全都湿透了。进屋后用水洗了洗就坐到床上，父亲端来大米粥白面馍时，母亲已歪倒在床上睡了，并且发出了沉重的鼾声。

.....

小时候总想为母亲做很多事：

等我工作以后，

要给母亲做一件漂亮的衣服；

等我赚到钱以后，

要给母亲买很多好吃的；

等我发达成功之后，

要让母亲坐趟飞机去北京……

每次都想来日方长，每次都没落到实处。

母亲去世都快五年了，想起母亲，总感到母亲为我们付出了很多，而我们为母亲却做得很少。每当想起这些，心里就很不安。有次回老家，在整理母亲房间的旧物时，却发现母亲编的草编儿，拿在手里很轻，心里却十分沉重。我把那些草编儿放在母亲的坟头烧了，但愿母亲不再辛苦，在另一个世界也能享受到人世间的真情和温暖。

发表于2013年第5期《青岛文学》

食 堂

食堂，即饭馆。旧时寺院或公堂中的会食之所。古时也叫伙房、膳房；现在也叫饭堂，常见于学校、工厂、机关、公司和兵营，是大量人群集体用餐的地方。

前些时候有朋友请吃饭，去的是“江南人民公社”的大食堂，菜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“毛氏”红烧肉。香嫩、滑柔、美艳，入嘴化，十分香甜，令人难忘。桌是大方桌，凳是长条凳，屋顶盖着茅草，地下铺的是青色的方砖，是真正的旧时食堂模样。看着中堂上张贴的毛主席画像和《人民公社好》，恍如隔世，又好像就在昨天。特别令人缅怀和念想。

真正难忘的还是食堂，那时我的父亲在江苏省海安县供销合作社工作，简称供销社，那时的供销社真叫大，管全县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，我父亲徐国均是党员，也是国家干部，在供销社多种经营管理股工作，是副股长。负责全县的农林牧副渔的工作，经常要下乡指导工作，干部是干部，但多少级，真的不记得了；每月工资是四十一元五毛，当时大米才一角三分钱一斤，在当时来说这工资还是算挺高的，一家五口基本上够用。

从东台安丰到海安明道小学上学后，我和哥哥徐进就跟父亲生活在一起，妹妹徐晓霞和母亲生活在一起，在县城下面的国营水产养殖场工作，水产养殖场在仇湖公社，如走水路可以直达。走旱路